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戰北征南

蒙君璋
西默賢
沈沈顧

護償
愛賠
意壞
注損

中華書局出版

一九五二年二月初版

電影劇本叢書

南征北戰 (全一冊)

◎定價人民幣六元五角

主編者 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著者 沈西蒙 沈默君 顧寶璋

出版者 上海河南路二二二一號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 北京東四馬市大街三四號
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

發行者 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總管理處：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

分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各地分公司

(五二·三·京版·三二開·五四頁)

* 印翻得不·權作著有 *

總目總號(16063) 印數[京]1-4,000

本書內容提要

「南征北戰」是一部優秀的電影劇本。它描寫了解放戰爭初期，當敵人向山東作重點進攻的時候，我軍在毛主席的運動戰的戰略思想領導下，如何消滅敵人，取得勝利。其中典型地創造了解放軍的指揮員、幹部、戰士和人民羣衆的鮮明形象，和生動地表現了人民解放軍的英勇艱苦動人場面，充分發揮了人民軍隊的革命英雄主義與樂觀主義的精神。劇作者在創作過程中，曾經得到人民解放軍三野的黨、軍領導同志的鼓勵和扶持，所以能够使得這一劇本有較高的政治水平與藝術水平。



號 16003

價人民幣 ~~6,500~~ 元

4,900 元

865
3414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南征北戰

沈西蒙
沈默君 著
顧寶璋



中華書局出版

2/52

中央電影局 ~~東~~ 華電影製片廠

於一九五二年

根據本劇本製成影片

初春。

昏沉的黃昏。

天邊的砲聲隆隆。

我軍四列縱隊沿着公路，拖着沉重而整齊的步伐向前行進。間或有一小隊一小隊的騎兵疾馳而過。每個戰士都戴着鋼盔，盔上飾着偽裝，身上撲滿塵土；他們的臉色沉重，眼睛卻堅毅地向着前方。

與公路間隔幾十公尺，有一條鐵路，鐵路上也走着隊伍。

公路邊上的路牌：「省界」，箭頭指着隊伍來的方向寫着「江蘇」；指着隊伍前進的方向寫着「山東」。一列一列隊伍經過這裏，都向路牌凝望一下，隨又向前走去。

張連長走至路牌前停住，回頭遠望背後煙霧中的天空，脫下鋼盔，頭上顯出纏着傷口的白綁帶。他撫摸了一下傷口凝視着路牌；片刻，他抹去臉上的汗水，隨又向前走去。

遠處顯出起伏的山巒、灰色的石崗、點點的村落、稀疏的叢林。

行列中班長陳德海望他旁邊的戰士，輕輕地說：「劉永貴，快到你家門口了吧？」

劉永貴點點頭：「就在前面山脚下。」

陳德海逗他：「你老婆孩子會在莊頭上等你吧？」

劉永貴繃起臉：「班長別拿我開玩笑了（嚴重地）。見了她們我真不知道拿什麼話說。」

陳德海：「爲什麼？」

走在陳德海左邊的戰士王春鼓着嘴說：「爲什麼？天天打勝仗，天天往後撤！這個道理怎麼也說不清……再往北，我看意見可多咧！……」

陳德海朝王春看了一眼，沒說什麼。王春把槍換了一個肩。

陳德海伸手去接王春的槍：「來，我替你揹。」

王春推開他的手。

隊伍在行進……

高營長騎在馬上看着地圖，教導員的馬和他並列走着。

二

敵人的坦克一輛輛從煙霧中的城門口裏吐出來。

敵人的卡車一輛輛牽引着大砲從煙霧中吐出來。

敵人的裝甲車滿載美械裝備的蔣匪軍從煙霧中吐出來。

敵人的戰鬥機羣從灰色的雲端裏吐出來。

行列中，幾輛中卡簇擁着一輛新式吉普車駛來，車內躺着穿美式軍裝的敵張軍長和

他的參謀長；他們膝上放着軍用地圖，正在聽車內無線電廣播。

廣播聲：「……這一月來，我東路國軍進展神速，共軍在我全面攻勢下失城失地，節節敗退！吾人深信，國軍在美國盟邦支持下，在前線將士浴血苦戰下，今後三個月內，必將華東共軍部隊全殲在山東境內……」

敵張軍長指着地圖上的桃村說：「參謀長，共軍主力正向桃村以北撤退，我們無論如何要在明天拂曉佔領桃村！」

敵參謀長：「我們的前鋒部隊距離桃村只有五十公里了。照這樣的速度前進，明天拂曉趕到桃村是絕對有把握的。不過……軍座，根據蘇北作戰多次的經驗，我看沒有按到共軍的脈搏以前，還是不要孤軍深入爲妙！」

敵張軍長十分傲慢地：「不！他們的脈搏已經給我按到了。至少共軍正面這個部隊是跑不了。目前共軍正向山東敗退，我們必須乘他們立足未穩之際，給他一個全部殲滅！」

一輛敵摩托車飛快地從後面趕上來。

敵軍長車停，摩托車上跳下一個譯電員來。敵參謀長開門接過電報閱畢，對敵軍長說：「停止前進，待命。指揮部請你立刻去參加緊急會議。」

敵軍長感到突然，接着電報後露出很不高興的樣子。

三

高營長騎在馬上，眼望前方。通訊員從乾糧袋裏拿出一個饅來：「營長，吃饅吧？」

高營長搖頭不語，仍然看着前方。

通訊員拿起軍用水壺：「喝水嗎？」

高營長仍然望着前方……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教導員勒馬向前幾步說：「老高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高營長稍頓了下：「我想……再往北，隊伍該怎樣帶？」

教導員同感地：「是啊！我們這兩張嘴已經快不銜了。」

高營長：「教導員，後面這個敵人跟着我們已經四五天了。下面這一仗，上級要把

我們拉到哪兒去打呢？……」

教導員：「我想……不管在那兒打，總歸要收拾這個老冤家！」

丁寶山突然高興地：「營長，前邊就到桃村了。」

高營長欣然遠望：「是嗎？……」

在正前方山脚下，一片葱綠的樹叢簇護着一個村莊。村頭片片的果花，村莊上白色的房屋，突出屋頂的廣播台……村背後：矗入雲端的石崗，像巨人似的巍然屹立，是那樣的莊嚴、雄偉、險峻、美麗……

忽然間防空號響，公路上、鐵路上正在行進的部隊迅速向兩側隱蔽。

桃村的羣衆紛紛向村外樹叢裏、山脚下、地洞裏隱蔽。

距桃村二里許的地方，橫貫着一條東西大沙口，河面上架着一座南北大鐵橋；橋上、河下，北撤的羣衆、部隊迅速向兩岸莊稼地裏隱蔽。

兩架敵偵察機沿着公路、鐵路由南向北低飛偵察，掃射。

子彈射中鐵路上的車站，月台上的路牌「桃村站」被射中。

子彈射中桃村村頭「我軍必勝，蔣軍必敗」的土牆，土牆上八個大字依然顯目存在。

子彈掃過沙河，掃過鐵橋，一直向北掃去。

敵機遠去，司號員吹號解除警報。

公路、鐵路兩側隱蔽的部隊拍打身上塵土繼續前進。

高營長：「丁寶山，快到村上去看看趙大娘她們。」

丁寶山應聲欣然向桃村跑去。

高營長對教導員說：「三年前打鬼子的時候，有一次我負了重傷，就在桃村休養；村上有個趙大娘把我從死裏救活過來。趙大娘可真是一個好大娘，好母親……」

四

桃村口公路邊，莊嚴雄偉的石圍面前，有一片開花的果園；趙大娘手扶着果樹，她心思沉重地望着紛紛北去的人流，灰白的頭髮迎風飄拂着。她不禁喃喃自語：「人往北，車往北，牲口往北，都往北啦！」

戰士劉永貴的老婆，拖着一個三歲左右的孩子匆匆跑來：「大娘，幫我帶一下，我

招呼隊伍去。」

她把孩子放在趙大娘身前，急急跑去……

孩子看着遠去的母親和北往的人流感到孤寂，緊攥着趙大娘的腿：「奶奶……」

趙大娘把他抱起來，緊貼着孩子的臉：「奶奶不走，奶奶陪着你……」

丁寶山老遠的呼喊著：「趙大娘！」

趙大娘一怔，朝遠處看去，一時也分不清是誰；直到小丁跑到她面前立正敬禮過後，才認清是丁寶山。她喜出望外：「嗨！你看看，這不是老高的通訊員嗎？」

丁寶山揩着頭上的熱汗：「大娘，是我！」

趙大娘幫着揩去小丁額上的汗水：「三年不見，你可長高啦！高連長呢？」

丁寶山：「在後面，馬上就到。現在他是我們的營長啦！」

趙大娘高興地：「啊！那就好，老高進步的很快。」

丁寶山：「大娘，你大閨女趙玉敏呢？」

趙大娘：「她呀，也進步啦！去年大選，村上人抬舉她，選舉她當了村長。這會正在河口鐵橋上忙着哩！（說着指着正北遠處的河口）這兩天忙的飯也顧不上吃。」

丁寶山朝村北河口遠望。

河口，北撤的羣衆、大車、牲口，部隊紛紛涉水過河；鐵橋上也走着羣衆、民工、担架。

一個年青短髮的姑娘站在鐵橋南口地堡頂上在指揮着——她就是趙玉敏。

趙玉敏：「大家聽指揮！讓担架先過，讓傷員先過！」

橋中央有人喊：「村長，村長……」

趙玉敏：「來啦，來啦！」

橋下也有人喊：「村長，村長！」

趙玉敏：「就來，就來！」

.....

丁寶山跑進村裏，穿街而過。一羣青婦隊在給隊伍遞送茶水。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姑娘腦後拖着一條大辮子，她就是二嫚。

二嫚遞水給一個戰士，見到丁寶山：「啞！丁寶山。」

丁寶山：「二嫚！」

二嫗：「你們打哪兒來？」

丁寶山：「打前方來。」

二嫗：「上哪去？」

丁寶山：「……不知道……」

二嫗心情沉重地：「你們不在這兒住下嗎？」

丁寶山點點頭：「不住下。」

二嫗：「不是說前方打了勝仗了嗎？怎麼還往後撤？」

丁寶山：「這……」

二嫗：「爲什麼不在這兒打？」

丁寶山想了想：「……現在我們打的是運動戰。在南邊，我們就靠兩條腿子跑東跑西打勝仗！」

二嫗：「我不懂，你們爲什麼要往北走。莊上有些人在說你們……」

丁寶山楞住：「說我們什麼話？」

二嫗不響。

丁寶山：「講我們什麼話？」

二嫂：「說你們不該再往北！」

丁寶山無言回答。

果園裏，高營長一手牽馬，一手抱着那孩子，和趙大娘並排走來。

趙大娘一手牽着那個大孩子，一手朝高營長指劃着：「打從去年土地還家以後，光景就像春三月的莊稼一樣，一天比一天好。」

高營長：「你家分到幾畝地？」

趙大娘：「咱母女三個，分到九畝坡地，一畝梨樹，還有五分棗園。」

高營長：「還分到梨樹？棗園？」

趙大娘指着一片青茁的果樹林說：「你看，那就是！」

高營長讚美地：「長得可真壯實！」

趙大娘感嘆地：「可不是，誰見誰都誇。往年這些再好也是地主的……老高，如今